

他鄉遙記

——秦家懿的鄉愁書寫與儒家基督徒的離散**

潘 鳳 娟*

摘 要

本文以秦家懿（Julia Ching, 1934-2001）的著作為核心，分別從「秦家懿的雙重身分：一個夾在東方與西方的生命」、「雙重鄉愁：他鄉寄寓和地上旅居」、「離鄉與歸返：上下求索中國魂」、「蛻變的蝴蝶：遙記本鄉和天家」四個子題進行論述，探索秦家懿的學思歷程。對秦家懿而言，鄉愁是文化上的也是信仰上的；她僑寓中國之外，也是地上旅居者。作為旅居他鄉的儒者，以所從來的文化為研究主體，因其雙重身分，研究主體與其身分存在著一種「即離關係」。其儒學成為一種鄉愁書寫：面對傳統與近代儒家的漂泊離散，遊歷異鄉的她，藉此遙記對中國本鄉的愁緒，也在東西方宗教對話中，探問生命意義，雖旅居塵世，卻仰望天家，在地如同在天。

關鍵詞：秦家懿、鄉愁、離散、儒家、基督徒、海外華人

2012 年 10 月 1 日收稿，2013 年 4 月 27 日修訂完成，2013 年 5 月 20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

** 本文之初稿曾於 2011 年 12 月 5-7 日，於香港中文大學「當代新儒家與西方哲學——第九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當中宣讀。感謝會議參與者以及《漢學研究》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珍貴修訂意見，使本文的論述得以更為縝密，減少疏漏與錯誤。

一、前言

近年國際漢學研究，除了目前的區分：遊記漢學、傳教士漢學、學院漢學之外，海外華人漢學家也應當受重視。漢學研究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實為影響其研究成果的重要因素。漢學發展之時空與研究者自身語言和文化之差異，以及其所處地區與中國之間的關係變遷等因素，均影響著漢學研究的成果產出。基本上，國際漢學與本土漢學之間，實有對觀的關係。而這兩者之間，尚有一個較少開發的面向：即，華人漢學家及其漢學研究在其文化母國與實際生活的處境之間，存在一種即離關係。儘管與本土漢學家同樣是進行自身的文化研究，因其所處環境的差異，其身分和文化認同，既不同於國際漢學家，也不同於本土漢學家。這即離關係，可說是在「離散」(diaspora, dispersion) 過程中逐漸成形、被漢學家自身所察覺，然後重新自我定位。

中文「離散」一字為 diaspora 的翻譯，源出希臘文 διασπορά。單從字意來看，這個字是 dia- 和 speirein 的結合，前者有穿過、跨過之意，後者指種子 (sperm)，或做動詞用，有撒種、播種之意。基本上，diaspora 一字可以理解為種子零零落落地向不同方向分開、散播，甚至落地生根的意思。¹「離散」原為描寫猶太人被俘虜到巴比倫，後未返耶路撒冷而留在寄居地與當地文化相異的猶太人聚落，²後亦衍申成為對初代基督徒四散各地的寫

1 根據英文字源 diaspora 原指 “the Jews dispersed among the Gentiles.” 參見 C. T. Onions,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Etymolog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6), p. 265. 另一字源檢索結果如下：“1876, from Gk. *diaspora* ‘dispersion,’ from *diaspeirein* ‘to scatter about, disperse,’ from *dia-* ‘about, across’ (see *dia-*) + *speirein* ‘to scatter’ (see *sprout*). The Greek word was used in Septuagint in Deut. 28:25. A Hebrew word for it is *galuth* ‘exile.’ Related: Diasporic.” 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allowed_in_frame=0&search=diaspora&searchmode=none (2011.11.8 上網)。雖然這個字源於希臘文，但相同意義的字在希伯來文中於相似脈絡中被使用，參《舊約聖經》〈申命記〉第 28 章 25 節。再例：在《舊約聖經》〈耶利米書〉第 25 章 34 節可查得相關字：“Howl, ye shepherds, and cry; and wallow yourselves in the ashes, ye principal of the flock: for the days of your slaughter and of your dispersions are accomplished; and ye shall fall like a pleasant vessel.” (King James Bible) 同一句經文在中文和合本聖經則譯為「殺戮分散」。

2 參見 V. S. Kalra, R. Kaur and J. Hutnyk 著，陳以新譯，《離散與混雜》（臺北：韋伯文化出

照。³晚近研究將這詞運用至其他相似處境，例如遠離本鄉（homeland）旅居他鄉的行動或所形成的社群，而且仍保留原鄉傳統或宗教信仰。海外華人移民在主觀認定及客觀狀態下，也自稱或被稱為離散族群。⁴

儒學宗師唐君毅（1909-1978）在其所撰之〈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⁵一文所論和「離散」概念或者可相比擬，茲援引如下：

至於原居美國或較文明之國家者，亦或迫切於謀取得該國國籍，以便其子孫世代，皆能在當地成家立業。即在香港，其一般社會，本是容華人自由活動者，亦不少由大陸之知識份子，登報申請入英國國籍，以便能在大英聯邦中提高社會地位，成就事業。此種自動自覺的向外國歸化的風勢，與上述東南亞華僑社會之僑胞之被動受迫的歸化之風勢，如一直下去，到四五十年之後，至少將使我們之所謂華僑社會，全部解體，中國僑民之一名，亦將不復存在。此風勢之存在在於當今，則整個表示中國社會政治、中國文化與中國人之人心，已失去一凝攝自固的力量，如一園中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遂隨風吹散；只有在他人園林之下，托蔭避日，以求苟全；或牆角之旁，沾泥分潤，冀得滋生。此不能不說是華夏子孫之大悲劇。⁶

唐君毅的文字，充滿著一種兼具理性與情感的中華民族知識分子漂流海外、遙望祖國卻無家可歸的愁緒。若我們接受前述對「離散」一詞的詮釋，那麼

版公司，2008），頁 15-16。

3 《新約聖經》〈約翰福音〉第 7 章 35 節，這個字以動詞型態出現。《新約聖經》〈雅各書〉第 1 章第 1 節及《新約聖經》〈彼得前書〉第 1 章第 1 節也使用這字，描述離散的狀態。

4 王賡武對於能否以「散居者」（diaspora，散居者為王氏之翻譯）來描述海外華人的狀態有所保留，他主張在各自不同文化脈絡中研究海外華人，而非仍由「中國中心論」主導相關研究與論述，進而強調海外不同華人社群各自在不同地區「落地生根」的多樣性。參見王賡武著，劉宏、黃堅立編，《海外華人研究的大視野與新方向：王賡武教授論文選》（紐澤西州：八方文化企業公司，2002），頁 4。基本上，王賡武的意見頗值得參考，但其主張與 diaspora 概念並不相左。也許因為在中文中，這個字無論是翻譯為「離散」或是「散居者」，基本上較難呈現其落地生根的意涵；而且，散居世界各地的猶太人之於原生祖國的強烈認同，也使這個字更顯得具有特定文化中心論的色彩。若回歸其字根與原意，以其播種寓意觀之，我認為與王賡武的主張其實是一致的。

5 唐氏此文原發表於《祖國周刊》35.1(1961)，後並以此文題作為書名，收入《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第 1 章（臺北：三民書局，1974），頁 1-29。

6 參見唐君毅，《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頁 2。

唐君毅的「花果飄零」一詞，似乎更貼近 *diaspora* 之字意。至於唐君毅所言當時中華民族「隨風吹散」之「花果飄零」，在今日是否仍為一大「悲劇」之消極與充滿絕望，也許可以再討論。不過，同書所收之第二篇文章〈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一文，述及回應前揭文之不同意見時，他又提出一既積極又充滿希望的「自信自守」；一轉「花果飄零」之沮喪，歸向「靈根自植」此一充滿生機的「花繁葉茂」之寄託與希望。同時藉此力促「海外中華兒女」與「海外中國知識分子」發心，共同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前途承擔責任。⁷看來，這花果飄零的「離散」，又在唐君毅之「靈根自植」的希望中，落地、生根、長葉，文化的種子也在離散過程中，向外傳播，影響力延伸域外。

實際上，目前有關離散的定義，學者間仍持歧見。本文不擬涉入其間的爭議，而是將重點放在相較唐君毅的時代與處境，時間稍晚約一個世代，卻又同時兼具天主教修女身分的海外儒者秦家懿（Julia Ching, 1934-2001）的學思歷程上。作為一位在地上旅居的天主教徒，她一生探問生命的意義：我從何處來？創造天地的上帝是父親還是母親？作為旅居他鄉的漢學研究者，秦家懿以所從來的文化為研究對象，因其雙重身分，研究對象與其身分有著若即若離的關係。她的研究，可以視為一種鄉愁書寫：面對傳統與近代儒家的漂泊離散，遊歷異鄉的她，藉此遙記對中國本鄉的愁緒，也在東西方宗教對話中，探問生命意義，雖旅居塵世，卻仰望天家，在地如同在天。這種鄉愁是雙重的：包含中國和天家。對秦家懿而言，鄉愁是文化上的也是信仰上的；她寄寓中國之外，也是地上旅居者。

本文擬從四個部分，來探索秦家懿的學思歷程：「秦家懿的雙重身分：一個夾在東方與西方的生命」、「雙重鄉愁：他鄉寄寓和地上旅居」、「離鄉與歸返：上下求索中國魂」、「蛻變的蝴蝶：遙記本鄉和天家」。由於秦家懿著作頗

7 原載《祖國周刊》44.4(1964)，收入《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第2章，頁30-61，尤其是第61頁的文字，茲引如下：「故無論其飄零何處，亦皆能自植靈根，亦必皆能隨境所適，以有其創造性的理想與意志，創造性的實踐，以自作問心無愧之事，而多少有益於自己、於他人、於自己國家、於整個人類之世界。則此種中國人之今日之飄零分散在四方，亦即天之所以『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使其有朝一日風雲際會時，共負再造中華，使中國之人文世界花繁葉茂，于當今之世界之大任者也。」

豐，而且迄今以其思想為研究主體的成果尚不多見，故本文誠屬一個初步嘗試，先就其學思歷程和研究整體輪廓進行鳥瞰式描繪，期待日後再分別就不同面向進行深論。

二、秦家懿的雙重身分：一個夾在東方與西方的生命

秦家懿在其《蝶影浮光》(*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1998)⁸一書的跋語：〈升天故事〉(Ascension Stories: An Epilogue)中，寫下了她與蝴蝶的對話：

快樂建立在夢的實現上……我夢見自己在聖彼得大教堂裡。發現聖彼得的雕像已經不在那裡，該處卻矗立著教宗聖師西亞那的聖女嘉琳之雕像。也許是其足科醫師的建議，⁹聖彼得的雕像已經被移到地穴中……放置在他的遺物更為接近的地方。更靠近這基石，在其上這個教堂被建立。¹⁰

地穴現在空蕩蕩，除了一隻蝴蝶之外。蝴蝶對著我說：「當人作夢時，並不知道那是夢。人在夢中，甚至會嘗試去解夢。唯有當人醒來，才會知道剛才才是夢境。將來有一天，會有一個大覺醒。我們終將知道所有全是一場大夢。」我對蝴蝶說：「這是個夢，倘若我們讓它成為一個夢。它也是真實，倘若我們讓它成為真實。夢固有其真實之處，真實也未嘗無夢的成份。」蝴蝶又說：「如同靈魂在身體之內，身體在靈魂之內。此未必比彼來得真實，此未必比彼來得虛幻。如果我們都瞭解這點，兩者之間將不會有衝突。」¹¹

被視為天主教會基石的聖彼得雕像在夢境中被移除，不僅不在教堂原處，甚至也不在地穴裡那教會基石之處；除了一隻與秦家懿對話的蝴蝶之外，地穴裡空蕩蕩。而那位勇於對教宗提出教訓與建言，且被封聖的義大利聖女

8 或可直譯為《蝴蝶治療法：一個夾在東方與西方的生命》，因其自選集提及此書，其中文書名譯為「蝶影浮光」，本文採用之。

9 傳說觸摸彼得銅像的右腳會受神寵，經年被遊客觸摸後，現在的銅像右腳發亮。秦家懿這個附加語似乎隱含著某種嘲諷意味。

10 Julia Ching, *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Maryknoll, N.Y.: Orbis; Toronto: Novalis, 1998), pp. 219-220.

11 Julia Ching, *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 220.

嘉琳，被放置在當前被天主教會視為基石的聖彼得雕像所在之處。如果我們問：這段與蝴蝶的對話裡，是秦家懿幻化為蝴蝶呢？還是蝴蝶幻化為秦家懿？是蝴蝶向秦家懿說話呢？還是秦家懿向蝴蝶說話？她的回答應該是：「兩者之間將不會有衝突」。從前揭引文觀之，秦家懿認為，身體與靈魂之間的關係是：身體不會比靈魂真實，但也不會比靈魂虛幻。夢中的蝴蝶與秦家懿，不會比醒來後的蝴蝶與秦家懿真實，但也不會比較虛幻。而且，對她而言，蝴蝶與秦家懿之間應該也沒有衝突。心有戚戚焉一般，在秦家懿的〈升天故事〉裡，借用了《莊子》〈齊物論〉的夢蝶寓言，成為她生前回憶式自傳《蝶影浮光》一書的結語，呼應了該書的起點「創世故事」中，秦家懿認為莊周之「實境與幻境的不確定性」(his own uncertainty about the two states of reality and illusion and to the relativity of human existence) 這種表述並非絕無僅有。至少，秦家懿也持相同看法，她說：「夢蝶是我」(A butterfly dreaming that it was I)。¹²

《蝶影浮光》一書，是秦家懿生命與醫治之旅的個人紀錄。全書分為三大部分：以〈創世故事〉(Creation Stories) 作為導言，以〈升天故事〉(Ascension Stories) 作為跋語，兩者之間安排了十章人生旅程，從幼年戰爭顛沛離鄉、修女會生活、身體的病痛到靈魂的漂泊；從天主教、儒家（儒教）、佛教到道家，娓娓道出其一生中旅居他鄉心中卻遙望祖國，身體寄居世界而靈魂投向天堂永樂的夢。這夢是真是幻？是實境寄寓夢中？抑或是夢為實境？東西方對蝴蝶意象的理解不同，東方視之為美好生命的短暫，西方以之象徵生命的昇華，新生命於焉開展。¹³ 對秦家懿這個「夾在東西方文化之間的生命」(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¹⁴ 來說，在與蝴蝶對話的當下，融合東方與西方，身體與心靈合而為一。在此世間，在施與受之間，她的生命被昇華，並得見新生。¹⁵ 秦家懿說：「快樂建立在夢的實現上」。作為一生多次的癌症病發倖存者，秦家懿在這本生命學思旅程式的自傳最後一頁的自

12 Julia Ching, *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 2.

13 Julia Ching, *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 2.

14 此處借用秦家懿《蝶影浮光》一書的副標題來形容她的跨文化身分。

15 Julia Ching, *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p. 2-3.

我告白中，以微笑作結。¹⁶ 儘管人生多有痛苦、不安，甚至面臨死亡隨時威脅，但秦家懿認為，人生仍值得勇敢去活，因為能夠在絕望中生出盼望，所以積極地面對生命。

秦家懿自幼與西方基督教會淵源頗深，曾就讀於美國新教傳教會學校創建於上海的 McTyeire 女校。該校也是她的母親接受教育之處。¹⁷ 十七歲負笈美國東岸，進入天主教大學就讀。秦家懿這個「夾在東方與西方間的生命」，在不斷提問：「何為中國？」（“What is China?”）這個問題的中間，¹⁸ 展開了「失根」（uprooting）與「再植根」（re-rooting）的生命之旅，這同時也成為秦家懿的生命問題。

鄉愁似乎總在離鄉後湧現，心靈的空虛就自此時由宗教填補。秦家懿決定受洗加入天主教吳甦樂修女會。修女身分維持近二十年，期間曾經被派遣至臺灣、世界各地。然而，當癌症復發之後，1971 年，在她三十八歲那年，秦家懿決定離開修女會。她發現修女會用各種規定支配每一位，卻未真正照顧每一個個體。她內心渴求的自主性，卻在修女會中被壓抑；身體必須服從修會的指派，心靈卻是欲求自主。因此，秦家懿說，離開修女會時感到解脫。¹⁹

自中學時代在教會學校就讀、高中時期在聖心女中受洗、後來成為修女，到離開修會，這幾十年間秦家懿的著作出版不多，目前僅見 1968 年在臺灣出版的《深思錄》，這是法國著名的思想家巴斯噶（Blaise Pascal, 1623-1662）的 *Pensées* 選譯本。此外還發表兩篇論文：“The Problem of Evil as a Dialogue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1968），和〈惡的問題：新儒家與基督教〉（1970），²⁰ 後文應是前文的中譯本。在這個時期，秦家

16 她寫道：“If we live a smile, then we shall find meaning, whether life’s long or not so long. And we shall witness the dawn of a new age, and enjoy the view of the sunrise over a rejuvenated horizon.” Julia Ching, *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 220.

17 Julia Ching, *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 18.

18 Julia Ching, *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 19.

19 Julia Ching, *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 68.

20 巴斯噶（Blaise Pascal）著，雷文炳編選，秦家懿譯，《深思錄》（臺中：光啓出版社，1968）；Julia Ching, “The Problem of Evil as a Dialogue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Contemporary Religions in Japan* 9 (1968): 161-193 和〈惡的問題：新儒家與

懿關注的焦點環繞在天主教信仰中的核心：惡的問題。整體觀之，若說秦家懿的世界是以天主教為中心的話，應當沒有太多人會質疑。但是她卻說：

當我離開修會，表面上我並沒有失去方向感……但我確實感到困惑。過去的我到底是文化上的中國人——較傾向儒家？道家？佛家？其他？或者更傾向是一位西方的基督徒？²¹

在結束修女身分之後，秦家懿對自己的身分開始感到困惑。在上述所引秦家懿的自我探詢中看出，無論是在文化上的或宗教上的身分，她的認同危機與雙重鄉愁，在遠離家鄉、遠離修女會之後，開始了。

三、雙重鄉愁：他鄉寄寓和地上旅居

「加拿大已經成為我永遠的家」，²² 秦家懿晚年所說這話，是相對中國來說的。而離開天主教修女會回到世俗，她強烈的心靈與身體的割裂感，也開始了對自我（self）的探索。離開修會後隔年，1972 年，秦家懿以 “To Acquire Wisdom: The Way of Wang Yang-ming” 一文取得了博士學位。²³ 同一年，她出版了《王陽明的哲學書信》（*The Philosophical Letters of Wang Yang-ming*）。²⁴ 這本書目的在於「舒伸」王陽明哲學，重點在於「王陽明給程頤、朱熹思想的反應，與所惹起的『道統』糾紛：即王陽明思想，是否屬於儒家的正統問題。」秦家懿認為，王陽明的「無善無惡的心體論，確實越出儒家所謂正統的範圍」。²⁵ 但是，雖然王陽明「心即理」似乎偏向「本心之涵養」，不能就此做出這種偏向導致「外物之遺棄」的結論。她認為王陽明一方面發揮了

基督教》一文，刊載於《哲學與文化》7.9(1970): 21-30。

21 Julia Ching, *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 99.

22 Julia Ching, *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 157.

23 此博士論文完成四年後，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Julia Ching, *To Acquire Wisdom: The Way of Wang Yang-ming* (New York;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十一年後，此書之中文修訂本出版：秦家懿，《王陽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秦家懿於自序中說，中文本與英文本「結構相近，但並非完全一致。」

24 Julia Ching, *The Philosophical Letters of Wang Yang-ming*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2).

25 秦家懿，《王陽明》，頁 185。

「心統性情」的微蘊，重視自發自覺的心，但也同時在領悟「心即理」後，終其一生「以心應事應物，以自善其身」。²⁶ 在領悟「知行合一」與「致良知」此一知「道」行「道」的智慧與成聖之方，藉由不二分之德性和德行、這種不割裂「身」與「物」之「不分內外」的工夫，實現「內聖外王」的境界，以達到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之終極目標。²⁷

秦家懿在修女會近二十年歲月中，她深感「自我」(self)受到壓抑，她的「心」並非處於「自發自覺」的主宰地位。當她說離開修女會有解脫之感時，這份在離開修會後完成的王陽明研究，似乎不僅是王陽明追尋成聖智慧的研究成果，也是她本人領悟了如同其著作標題「追尋智慧」(*To Acquire Wisdom*)真諦的投射。秦家懿在其回憶式自傳《蝶影浮光》一書中說道：

有自我 (self) 嗎？……這在佛教的自我在基督教稱為靈魂——人格的位置。如果沒有個人自我 (self)，也不會有總體自我 (Self)。這與基督教教義迥異，基督徒相信有許多自我，存在於身體與靈魂裡。²⁸

故事還沒結束。秦家懿追求的智慧，如同她這「夾在東方與西方的生命」一樣，似乎也是一種介於東西方文化和宗教的智慧。秦家懿曾說她一向認為：「中國性理思想，與西方宗教思想，尤其是本於所謂『神秘經驗』(mystical experience) 的思想，有接近處。」²⁹ 在離開修女會之前，約 1970 年，秦家懿曾往日本，旅日期間曾加入一個基督教禪中心舉辦的避靜活動。該中心所應用的是禪宗的方法：一種超越語言的思考，甚至使用一種放空一切思想與意象的方法，面對牆壁進行坐禪。在此期間，秦家懿經歷了以否性思維重新面對自我與萬物，她說：³⁰

佛教徒喜愛使用否性語言 (negative language) 來指涉超越 (beyond)。沒有指向一種新的神秘狀態，超越概念與意象。這有時是一種所謂的「無心」(no-mind)，是推理——求心 (enquiring mind) 的反面。這種「無心」，是一內在又超越一切 (All) ——世界魂——的反射 (reflection)，

26 秦家懿，《王陽明》，頁 188。

27 秦家懿，《王陽明》，頁 189。

28 Julia Ching, *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 111.

29 秦家懿，《王陽明》〈自序〉，頁 3。

30 Julia Ching, *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p. 121-122.

這或可解釋為佛性 (Buddha-nature)。「無我」(no-self) 教義的意思是，「我」和「宇宙」之間不割裂。其實義為一種神秘的自覺階段 (*a stage of mystical awareness*)。因此，為有耳可聽者而言，「無」意味著「是，當然」。³¹

對秦家懿來說，「身體與心靈的合一」(the unity of the mind and body) 非常重要，但卻因為癌症纏身而似乎變成一個非常遙遠的目標。她的疾病，讓她感到身體與心靈之間存在一個大的撕裂；雖然心靈充滿活力，身軀卻無力承受。³² 秦家懿人生的三分之二時間處在心靈與身體的緊張生命狀態；她的身體經歷過多次癌症治療，生命危在旦夕。秦家懿一生追尋生命的意義，她的日本行，透過靜坐與禪修，秦家懿將禪宗靜默與耶穌會祖依納爵羅耀拉 (Ignatius Loyola, 1491-1556) 的屬靈操練 (spiritual exercises) 做了對比，試圖在靜默中尋找自我的居所 (the house of self)。彌勒佛這位又稱「笑佛」的微笑，啟發了她在面對苦難所採取的態度。在這裡，秦家懿開展了宗教比較。她對比送子觀音與聖母瑪利亞的塑像，同時對比佛教徒和基督教信徒之分別向觀音和瑪利亞祈求的行為。她注意到，日本人也經常出入佛教的寺廟和神道教的神社，同時卻也慶祝聖誕節與復活節。她認為，在亞洲，宗教並非排外的。秦家懿掙扎在天主教與禪宗的靈修之間，儘管兩者的信仰對象和有關死裡復活的教義，仍存在著一個極大差異。佛教不談「死裡復活」，沒有談論一個死去的佛陀重返人生 (a dead Buddha rising to life again) 的故事或教義。然而面對死亡、面對身體的病痛，除了天主教之外，佛教與道教也提供了她心靈解脫之道。³³

為使身體更順從意志，秦家懿也練氣功和武術。秦家懿認為，這些工夫，是欲藉由心 (mind) 主宰身體，除了美學面向外，還具有宗教面向。秦家懿的癌症治療同時進行著，她的身體繼續承受著痛苦。她似乎認為，癌症是因為自己的「心靈」，長年忽略「身體」所造成的後果。她懊悔說：「我已經花費大半生與身體奮戰，我的『愛護身體』這門功課不及格。」³⁴ 秦家懿在

31 Julia Ching, *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 122.

32 Julia Ching, *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 168.

33 Julia Ching, *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p. 152-154.

34 Julia Ching, *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 170.

書中以中國上古神話女媧補天作為類比，指控父權宰制的天主教會對其個人世界的戕害。也對天主教影響下使她早年過度操勞自己身體，忽略身體需求有所反省。³⁵ 她之轉向中國儒釋道以尋找解脫之道，在不同宗教之間追索智慧，也是在癌症發病之後，對「身體」的反省之後展開。從對蝴蝶的身體蛻變，反思人生。

秦家懿的思想形塑，周旋在基督教與中國宗教之間。而生命的智慧，從心與身之間的分與合關係中，在「生與愛之間、在施與受之間，而且甚至在死亡來臨時」，一點一滴的在生活中不間斷地探索（quest）中累積而來。這智慧，「可以稱之為佛教、道教或基督教。」³⁶ 秦家懿在《儒與耶》一書中說道：

我相信儒學體現了人類智慧的傳統，哲學在東亞差不多就意味著人的智慧。這樣，儒學有別於基督教，因為後者全然是一種啓示宗教……我雖然以儒「學」與基督「教」相比，我也不否認儒學含有宗教性格。³⁷

秦家懿認為：以儒學（或曰孔學 Confucianism）來命名中國傳統，並不恰當。因為這是一個學者（scholar）或文人（literati）組成的學派（school），包含各種不同文體的文獻。其中涵蓋了詩歌、經典、史傳和禮儀等，既包含也超越了哲學與宗教所關注的範疇。「哲學」（philosophy）和「宗教」（religion）這來自西方、透過翻譯傳入中國的新名詞，不足以完整涵攝在中國這個被稱之為儒學的文人傳統之中。³⁸

事實上，秦家懿的比較宗教，尤其從《儒與耶》之後延伸的基督教與中國宗教的比較與對話，在她與孔漢思（Hans Küng, 1928-）合作出版的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Religions* 一書可以觀察到其中的延展性。³⁹ 從

35 Julia Ching, *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 217.

36 Julia Ching, *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 218.

37 秦家懿著，吳有能、吳華合譯，《儒與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頁2。粗體字為中譯本所有，在1977年版的英文本中並未看見這段話。參見 Julia Ching,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A Comparative Study* (Tokyo;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77), p. xvi.

38 秦家懿著，吳有能、吳華合譯，《儒與耶》，頁1。

39 Julia Ching and Hans Küng,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Religions* (New York: London: Doubleday, 1989). 中譯本：秦家懿、孔漢思合撰，吳華主譯，《中國宗教與西方神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請注意，中譯本的書名不完全與英文本相符。英文本是 *Christianity*

對話的內容來看，她所謂的中國這方的宗教，已經從儒家，擴展到「古代宗教」、「儒學」、「道」與「佛」。並且，在此書中，「雙重教籍」(dual religious citizenship) 的構想被提出，包含文化上、倫理上與信仰上三重面向。⁴⁰ 不令人意外的是，秦家懿認為，儘管中國並未發展出西方型態的宗教(a Western-type religion)，但是吾人確實可以發現，所謂的「中國宗教」(Chinese religions) 中確有與西方宗教相對等的東西。差異在於中國宗教與中國文化之間的區別或距離，不像西方宗教與西方文化之間的距離那麼大。⁴¹

四、離鄉與歸返：上下求索中國魂

帶著在修女會的不愉快經驗前往日本，秦家懿的心情在日本禪修中獲得平復。但她念念不忘中國，說這是無法忘懷的根。⁴² 文革結束之後不久，中國當局開始推動改革開放，秦家懿則是開始了她的尋根之旅(looking for roots)。⁴³ 1979 年，她終於重返中國。⁴⁴

回家了(homecoming)，我告訴自己。但我同時問自己：到底我是屬於這裡？或不屬於這裡？……一次又一次，我拜訪中國……但我在中國無法有家的感覺，這個國家充滿弔詭。……我估計這是因為我現在已經有了新身份……我屬於加拿大，這裡已經成為我的家。重訪中國幫助我接受自己的新身份、自我感與歸屬感。⁴⁵

and Chinese Religions，中譯本將 Christianity 譯為「西方神學」，而且前後次序對調；英文本是基督教在前，中譯本則是中國宗教置於前面。

40 Julia Ching and Hans Küng,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Religions*, pp. 273-283. 近年有關宗教對話的研究，更推向「多重歸屬」(multiple belonging)，探討基督徒的身分認同。詳參 Catherine Cornille, ed., *Many Mansions? Multiple Religious Belonging and Christian Identity* (Maryknoll, N.Y.: Orbis, 2002)，另請參見潘鳳娟，〈多重歸屬？再思基督徒的身份認同：評 Catherine Cornille (ed.), *Many Mansions? Multiple Religious Belonging and Christian Identity* (Maryknoll, N.Y.: Orbis, 2002)〉，《神學與教會》30.1(2005): 257-262。

41 Julia Ching, *Chinese Religions* (London: Macmillan; Maryknoll, N.Y.: Orbis, 1993), p. 2.

42 Julia Ching, *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 123.

43 Julia Ching, *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 128.

44 Julia Ching, *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 123.

45 Julia Ching, *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p. 130-131.

1979 至 1989 年之間，秦家懿幾次重返中國。離開家鄉近三十年後，「少小離家老大回」之近鄉情怯，一種人事已非的強烈感受，讓秦家懿這個中國返鄉尋根之旅，反而幫助了她接受異鄉的新身分——旅居他鄉，成為加拿大居民的新身分。她求索一生的自我（self）和作為自我居所（the house of self）的心（mind），歸屬了加拿大。

離鄉後之重新歸返，秦家懿親眼看著家鄉似乎重新站起，但是六四卻又將之打入谷底。從文革到六四，她關心的是：到底做「人」重要？還是做「中國人」重要？文革與六四事件的發生，是根源自西方共產主義？還是中國傳統？在《上下求索中國魂》（*Probing China's Soul*, 1990）⁴⁶一書的導論〈做人還是做中國人？〉中，秦家懿主張：「做人」比做中國人或做基督徒更為重要。她也為自己的身分定位：「我是一個人和一個學者，我也是一個海外的中國人和專門研究中國所謂傳統智慧的人。我感到需要去求索我自己的靈魂，也求索中國的靈魂。」⁴⁷ 1989 年五至六月間，在這求索中國魂的同時，秦家懿在臺灣擔任清華大學客座教授，講授有關歐洲啟蒙時期兩位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與沃爾夫（Christian Wolff, 1679-1754）所寫有關中國的文章。這兩位哲學家分別受到兩本耶穌會所出版儒家經典譯本的影響，一為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主持的《中國哲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一為衛方濟（François Noël, 1651-1729）的《中國六經》（*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 1711）。萊布尼茲和沃爾夫兩人進而對中國提出不同評論，對近代歐洲思想產生重大影響。⁴⁸ 在秦家懿眼裡，當年北京學生以號召自由、要求民主的運動，雖是受西方影響，但是學生所採取的和平方式與展現的高度自制，則

46 Julia Ching, *Probing China's Soul: Religion, Politics, and Protes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90). 中譯本：秦家懿，《上下求索中國魂》（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2）。

47 秦家懿，《上下求索中國魂》，頁 21。

48 Julia Ching and Willard G. Oxtoby, *Moral Enlightenment: Leibniz and Wolff on China*,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26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2). 中譯本：秦家懿編著，《德國哲學家論中國》（北京：三聯書局，1993；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9）。

是出於中國人的本性。⁴⁹ 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歐洲，因為傳教士大量翻譯中國經典、著書介紹中國文化，掀起中國熱，吸引諸多歐洲菁英開始研究中國文化。⁵⁰ 十八世紀歐洲啓蒙，在秦家懿眼中，那是一場中國對歐洲的道德啓蒙（moral enlightenment）。⁵¹ 只可惜，中國自身卻沒有經歷這場啓蒙運動，直到十九世紀，中西勢力不對等時，西方衝擊接踵而至。她感嘆地說：「今天，不是中國正在向西方學習嗎？中國人不是在要求更進一步的民主與自由嗎？而當日的沃爾夫卻要在歐洲實現中國式的『開明專制』呢！」⁵² 東方與西方，儘管文化上與宗教上或有差異，但是共同根源仍在人性。

秦家懿一生追求智慧的路徑，王陽明是她的英雄。陽明一生被她視為「好高騖遠的狂士表現」。她認為：陽明的狂，在於所求不是榮華富貴、虛名或享樂，從年僅十二歲即有「讀書學聖賢」為第一等事之言可以觀察得到。⁵³ 在領悟了「知行合一」作為「人人皆可成聖」的基礎，王陽明主張：「人性若得復善，聖人以必可學而至矣。」他認為：學習之法，不僅在熟讀經書，也在靜坐澄思。有如佛教之對理學家的影響，「坐禪」工夫，有益聖人之學。對秦家懿來說，王陽明乃一「超狂入聖者」。⁵⁴ 在思想上，這位曾經在修女會奉獻生命，後來又浸淫於中國宗教研究的儒者，最終以《朱熹的宗教思想》一書，為自己的儒學研究劃下句點。儘管秦家懿在晚年才正式出版專書探討朱熹的宗教思想，她對朱熹的興趣幾乎是與對王陽明的興趣同時開始的。秦家懿在 1973 年由哥倫比亞大學舉辦的有關「東方思想與宗教」的研討會上已經提出一篇研究朱熹哲學的論文。她對朱子與王陽明的興趣有一共同目的是：「找一條通往知識與智慧的路」。而且她在年輕時已經意識到：如果不研

49 秦家懿編著，《德國哲學家論中國》，頁 182。

50 孟德衛（David E. Mungello）在其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一書中指出，歐洲漢學研究的興起，根源於天主教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工作。Davi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pp. 13-14.

51 Julia Ching and W. G. Oxtoby, *Moral Enlightenment: Leibniz and Wolff on China*.

52 秦家懿編著，《德國哲學家論中國》，頁 7。

53 秦家懿，〈論王陽明的狂者性格〉，收入秦家懿，《秦家懿自選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頁 280。

54 秦家懿，〈論王陽明的狂者性格〉，《秦家懿自選集》，頁 291-296，尤見頁 294-296。

究朱熹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王陽明。秦家懿自稱當時已年過六十的她開始重視錢穆所說的，年輕時喜歡王陽明的哲學，年老以後更喜歡朱熹的哲學。⁵⁵ 而她似乎確實身體力行。她在而立之年後，透過王陽明求索智慧與知識的路徑，晚年則開始重建檢視與評估朱熹哲學，尤其是其宗教思想。

秦家懿反對以一元論或二元論來描述朱熹哲學，而是主張以「構築」(architectonic) 一字來描繪之，因為朱氏思想包含不同部分 (parts)，而每個部分由一些主要概念 (main concepts) 構成。⁵⁶ 借用了海德格的真理觀 (idea of truth) —— 真理即去蔽 (aletheia, unveiling)，秦家懿在「說」與「沈默」之間、「道」與「密」(mucin, 閉眼或閉嘴，即沈默之意) 之間，為朱熹所言之「中」，保留了一個詮釋可能。⁵⁷ 這個提供詮釋可能的「中」，或可理解為「之間」(in-between)，正是秦家懿思想裡那個神秘經驗的空間。她主張，中世紀神學家 Nicolaus Cusanus (Nicholas of Cusa, 1401-1464) 的「對立的統一」(coincidentia oppositorum, coincidence of opposites) 概念，正是中國哲學的奧秘 (secret) 之所在。⁵⁸ Cusanus 主張上帝是「絕對的統一」(absoluta coincidentia), 其中包含了「絕對之對立的統一」(absoluta coincidentia oppositorum)。⁵⁹ 意思是說，上帝乃「絕對的一」(absolute unity and oneness)，沒有任何能位於其對立面的存在——祂超越在「對立」(opposites) 之上。所以，上帝作為絕對之「對立的統一」(coincidence of opposites)。⁶⁰ 秦家懿認為，中國之大宇宙與小宇宙交融觀念，足以與 Cusanus

55 Julia Ching, *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Chu Hs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vii. 中譯本：秦家懿著，曹劍波譯，《朱熹的宗教思想》(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

56 Julia Ching, *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Chu Hsi*, p. viii.

57 Julia Ching, *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Chu Hsi*, pp. vii-viii.

58 Julia Ching, *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Chu Hsi*, p. 53.

59 Eduard Zellinger, ed., *Cusanus-Konkordanz: Unter Zugrundelegung der philosophischen und der bedeutendsten theologischen Werk* (München: Max Hueber Verlag, 1960), pp. 90-91. (感謝江日新先生提供資訊)

60 參見 Klaus Rohmann, "Nicholas of Cusa: His Idea of the Coincidence of Opposites and the Concept of Unity in Unification Thought," *Journal of Unification Studies* 3 (1999-2000): 117-129. 此文有網路版：<http://journals.uts.edu/volume-iii-1999-2000/87-nicholas-of-cusa-his-idea-of-the-coincidence-of-opposites-and-the-concept-of-unity-in-unification-thought.html> (2013.3.25 上網)。

所提出的概念比較。後者主張的：「宇宙的確是個圓圈，無處不是其中心，無法尋其圓周」，足以解釋中國宇宙論。秦家懿認為：「理解太極也就等于掌握了宇宙的最終奧秘」。而朱熹對周敦頤《太極圖說》第一句話「無極而太極」的詮釋，秦家懿認為這秘傳學說——聖人時代所佚失的秘傳——是朱熹思想的顛峰。她說：「朱熹認為無極和太極在創意的諧力中達到平衡，他不是說太極來自無極，他認為『理』先于『氣』……朱極力保持無極和太極的和諧力，但並沒有提出二元論來解釋宇宙的起源。畢竟，對他來說，無極和太極只是一辯證統一體的兩面。」⁶¹

五、蛻變的蝴蝶：遙記本鄉和天家

嚴格來說，秦家懿生前最後著作應屬《朱熹的宗教思想》一書。但是在她身後出版的《秦家懿自選集》（2005），卻是她名下最後一本書，在她過世後四年才出版。《秦家懿自選集》一書的自序寫於 2001 年 6 月 25 日，可能是秦家懿生前正式發表的最後短文，地點在加拿大多倫多，這個她口中的永久通訊地。根據陳榮開所編輯的著作目錄，秦家懿至少出版了 18 本專書，95 篇論文。⁶²《秦家懿自選集》則收錄了其中 15 篇文章，以〈中國人的宗教觀〉作為起點，以〈海外華人與中國文化〉一文作結。全書主體所選取的文章分別為儒耶比較、聖王、朱熹與王陽明思想之宗教性，和近代西方哲學家的中國觀四大部分。從《秦家懿自選集》的選文來看，宗教，尤其是中國的宗教，佔據相當重要的地位。⁶³ 秦家懿的儒學歷程，如同她心目中的英雄王

61 秦家懿，〈太極論：朱熹的秘傳學說〉，《秦家懿自選集》，頁 258。

62 陳榮開（Charles Wing-hoi Chan）所編目錄“Bibliography of Julia Ching”，刊於 *Monumenta Serica* 50(2002): 541-547，連同陳金樑（Alan K. L. Chan）所撰刊於同期 *Monumenta Serica* 50(2002): 537-540 之悼文“Obituary: Julia Ching”，已中譯出版，參見魏思齊編，江日新譯，《根據華裔學志認識西方漢學家》（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11），頁 591-608。

63 根據陳金樑為秦家懿寫的悼文：「她很早就熟識錢穆、牟宗三、唐君毅，以及馮友蘭……在她過世前，秦教授正進行一個有關牟宗三及唐君毅之宗教哲學的計畫。」某種程度上也似乎印證了在她生命的最後階段，秦家懿對宗教與儒學的關懷。參陳金樑所撰之悼文，原刊於 *Monumenta Serica* 50(2002): 537-540，中譯本參見魏思齊編，江日新譯，《根據華

陽明一樣，不是在正統的路徑下進行。在其離散海外、旅居塵世而又企求歸鄉的路途中，儒學成爲一種鄉愁書寫：面對近代儒家的漂泊離散，遊歷異鄉的她，藉此遙記其對祖國、對天家的過去記憶與未來希望——植根他鄉，在地如在天。

在《秦家懿自選集》的最後一篇文章〈海外華人與中國文化〉一文的結尾，她說道：

中國文化的精神，是這三家（筆者按：儒道佛）一起組成的。仁者（筆者按：指儒者）重視的，是人與人的關係。道者重視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佛者重視的，是人與眾生的關係……**中國文化的革新與再生，就要看中西文化之間的對話如何發展……**華人與西人，可以在多方面合作，將公認的精神道德的價值觀念用來改造世界，爲現在與未來的人群與自然生態，造出更好的生活環境條件。這樣，我們就可以超越狹窄的民族文化界線，共同建設新的普世文化，使全球的兄弟姐妹，能夠和諧相處，互相幫助。**這是我本人的夢想，也是一種新的、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的希望。**⁶⁴

秦家懿的回憶式自傳《蝶影浮光》一書，選用了這個“Butterfly Healing”（蝴蝶治療）作爲標題，其意義相當多元。蝴蝶的生命歷程，是一種蛻變的、極大質變的生命呈現。此書最後運用莊子夢蝶，以此真實與幻境之界線的模糊性，來作爲她自傳中從〈創世故事〉到〈升天故事〉的敘事核心。在面對死亡時，秦家懿選擇了微笑。「快樂建立在夢的實現上」，秦家懿在這回憶式自傳最後階段，逐漸引出身體的復原／自我形象的修復的敘述。她提到孔漢思來訪，以及關於全球責任（global responsibility）的問題。她的關懷從自己身體的復原，轉向「宗教和平」、「樂園」、「復活」和「東西方的修復者」（Healers East and West）。⁶⁵人生至此，彷彿又聽見蝴蝶說：「如同靈魂在身體之內，身體在靈魂之內。此未必比彼來得真實，此未必比彼來得虛幻。如果我們都瞭解這點，兩者之間將不會有衝突。」⁶⁶秦家懿寄寓他鄉、旅居塵世，當死亡越來越近，身體越來越虛弱時，她反省自己早年生活，以彷彿蝴蝶的

裔學志認識西方漢學家》，頁 595-596。

64 詳見秦家懿，《秦家懿自選集》，頁 1-2、418。

65 Julia Ching, *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p. 194-199.

66 Julia Ching, *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 220.

蛻變，展現生命週期中多次改變與轉換，投向新生命與希望。⁶⁷

六、結 論

呼應秦家懿《蝶影浮光》一書之以「創世故事」作為起點，以〈升天故事〉作為終點的生命醫治之旅的敘事筆法，本文以四個階段「秦家懿的雙重身分：一個夾在東方與西方的生命」、「雙重鄉愁：他鄉寄寓和地上旅居」、「離鄉與歸返：上下求索中國魂」、「蛻變的蝴蝶：遙記本鄉和天家」作為秦家懿環環相扣之學思歷程。從秦家懿的雙重身分出發，描繪她在離鄉及旅居塵世狀態中，與祖國和天家之間存在又即又離的關係。身處他鄉與塵世的秦家懿，以為返回祖國、脫離身體病痛可解鄉愁，但最終卻在回歸異鄉植根加拿大以及肯認塵世生命的快樂之中，如蝴蝶蛻變一般昇華了。作為一位離開本鄉長期居留加拿大異鄉，而家鄉人事已非記憶中的家鄉，秦家懿的歸鄉之旅成為尋根與重新定位身分的旅程。移居海外，本非自願。歸返之後再次移出，確認了自己與祖國本鄉之間的即離關係。我認為，離散不僅是族群的遷移，同時帶動文化宗教的傳播與交流。儒者之離散，實則將儒學外延，探入異域。如秦家懿這樣一位「海外的中國人和專門研究中國所謂傳統智慧的人」，雖然是「花果飄零」，在異鄉落地生根後，中國的核心思想，其實也藉由研究和講授，在異鄉土壤中「靈根自植」。此外，我們可以說，對秦家懿而言，東方與西方可以互相學習。秦家懿的雙重鄉愁，一為水平的、文化間的，因其寄寓異國而發；另一為垂直的、天人之際的，因其旅居塵世卻嚮往天家而來。在其人生的不同階段，不同鄉愁交互出現。西方基督宗教與中國宗教，基本上還是屬於不同文化之間造成的宗教差異。作為地上旅居者，探索儒耶之間的比較，甚至跟隨佛教禪修方法，都是秦家懿信仰內涵裡追尋生命智慧的一環。

對秦家懿這個「夾在東方與西方間的生命」而言，一生歷經學院、修女會、日本禪修、宗教比較的研究，甚至求索王陽明與朱熹之宗教觀的研究等經驗，都或現或隱地呈現於她的學思中；從起點到終點，有一個延續性，

67 Julia Ching, *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p. 218.

每一階段的思想環環相扣。每一階段秦家懿都在其進出不同文化和宗教，在雙重身分、雙重鄉愁歷程當中，構築其儒學思想，也在東西方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間，尋找一條通往知識與智慧之路。這是秦家懿的夢，也是她「一種新的、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希望。」

附錄 秦家懿之專書分期 / 生平對照表⁶⁸

年 份	年齡	生 平	出版 / 發表著作
1934.10.15	1	出生上海	
1937	4	香港	
1941/1942	8/9	回上海 錢鍾書為私師	
1945	12	上海震旦女中	
1946	13	到香港 Sacred Heart Canossian College (聖心女中) Baptized/Catholic	
1950/1951	17/18	College Rochelle, New York 加入吳甦樂會，成為修女 (Sister Agnes)	
1958	25	畢業於 College Rochelle	
1960	27	華府天主教大學取得碩士學位 赴法國學法語	
1961	28	任教高雄文藻外語學院 臺灣花蓮傳教 首次乳癌手術	
1966	33	訪問羅馬	
1967	34	訪問奧地利 學德語	
1968	35	Ph.D. Programm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雷文炳編，秦家懿譯，《深思錄》

68 因為篇幅緣故，本表秦家懿之著作僅採專書，未列論文。其次，本表相關之生平與專書資料主要根據陳榮開所編目錄與陳金樑等人之文章，以及《秦家懿自選集》一書後所附簡歷彙整而成。

年 份	年齡	生 平	出版 / 發表著作
1970	37	日本東京國會圖書館研究 學日文	
1971/1972 ?	38/39	第二次乳癌手術後，離開修 女會	
1972	39	Ph.D.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任教澳洲國立大學 認識 Hans Küng	<i>To Acquire Wisdom: The Way of Wang Yang-ming</i> (Ph.D. Thesis) <i>The Philosophical Letters of Wang Yang-ming</i>
1973-1975	40-42	任教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明 史（客座副教授）	
1975-1979	42-46	任教耶魯大學（副教授）	
1976	43		<i>To Acquire Wisdom: The Way of Wang Yang-ming</i>
1977	44		<i>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i>
1978	45	任教多倫多大學宗教研究所 客座副教授	
1981	48	與 Willard Oxtoby 結婚 升等為正教授	
1984	51	德國杜賓根大學客座教授	
1987	54		《王陽明》
1989	56	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客 座教授	H. Küng & Julia Ching, <i>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Religions</i>
1990	57	加拿大皇家學會會士 (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anada)	<i>Probing China's Soul: Religion, Politics, and Protes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i>
1991	58	The 33 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sian and North African Studies 再次癌症手術	Julia Ching, eds., <i>Sages and Filial Sons: Mythology and Archaeology in Ancient China</i>

年 份	年 齡	生 平	出版 / 發表著作
1992	59	巴黎大學高等實踐學術院客座教授 訪問捷克、匈牙利等國高校	Julia Ching and Willard G. Oxtoby, <i>Moral Enlightenment: Leibniz and Wolff on China</i> Julia Ching & Willard G. Oxtoby, eds., <i>Discovering China: European Interpretations in the Enlightenment</i> 《上下求索中國魂》
1993	60		<i>Chinese Religions</i>
1994	61	University Professor Doctor of Humane Letters (St. Andrews Presbyterian College, North Carolina)	
1997	64	Honorary Doctor of Divinity (Queen's University, Canada)	<i>Mysticism and Kingship in China</i> (《王者與天人合一》)
1998	65	榮升多倫多大學 RC and EY Lee 中國思想及文化講座教授 訪問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	<i>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i> (《蝶影浮光》)
1999	66		秦家懿編著，《德國哲學家論中國》
2000	67	被提名為加拿大騎士團成員 (a member of the Order of Canada) 新加坡國立大學特等客座	<i>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Chu Hsi</i> , Theodore de Bary, Wing-Tsit Chan, Julia Ching, et al. (Compilers), <i>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From 1600 through the Twentieth Century</i>
2001.10.26	68	病逝多倫多	
2005			秦家懿，《秦家懿自選集》

引用書目

近人論著

(法) 巴斯噶 (Blaise Pascal) 著, 雷文炳編撰, 秦家懿譯 1968 《深思錄》, 臺中: 光啓出版社。

王賡武著, 劉宏、黃堅立編 2002 《海外華人研究的大視野與新方向: 王賡武教授論文選》, 紐澤西州: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唐君毅 1974 《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 臺北: 三民書局。

秦家懿 2005 《秦家懿自選集》, 濟南: 山東教育出版社。

潘鳳娟 2005 〈多重歸屬? 再思基督徒的身份認同: 評 Catherine Cornille (ed.), *Many Mansions? Multiple Religious Belonging and Christian Identity* (Maryknoll, N.Y.: Orbis, 2002)〉, 《神學與教會》30.1: 257-262。

魏思齊編, 江日新譯 2011 《根據華裔學志認識西方漢學家》, 臺北: 輔仁大學出版社。

Chan, Alan K. L. (陳金樑). 2002. "Obituary: Julia Ching." *Monumenta Serica* 50: 537-540.

Chan, Charles Wing-hoi (陳榮開). 2002. "Bibliography of Julia Ching." *Monumenta Serica* 50: 541-547.

Ching, Julia. 1968. "The Problem of Evil as a Dialogue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Contemporary Religions in Japan* 9: 161-193. 中譯: 秦家懿, 〈惡的問題: 新儒家與基督教〉, 《哲學與文化》7.9(1970): 21-30。

Ching, Julia. 1972. *The Philosophical Letters of Wang Yang-ming*.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Ching, Julia. 1976. *To Acquire Wisdom: The Way of Wang Yang-ming*. New York;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中文修訂本: 秦家懿, 《王陽明》, 臺北: 東大圖書公司, 1987。

Ching, Julia. 1977.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A Comparative Study*. Tokyo;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中譯本: 秦家懿著, 吳有能、吳華合譯, 《儒與耶》,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2000。

Ching, Julia and Hans Küng. 1989.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Religions*. New York; London: Doubleday. 中譯本: 秦家懿、孔漢思合撰, 吳華主譯, 《中國宗教與西方神學》, 臺北: 聯經出版公司, 1989。

- Ching, Julia. 1990. *Probing China's Soul: Religion, Politics, and Protes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中譯本：秦家懿，《上下求索中國魂》，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2。
- Ching, Julia, and Willard G. Oxtoby. 1992. *Moral Enlightenment: Leibniz and Wolff on China*,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26.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中譯本：秦家懿編著，《德國哲學家論中國》，北京：三聯書局，1993；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9。
- Ching, Julia. 1993. *Chinese Religions*. London: Macmillan; Maryknoll, N.Y.: Orbis.
- Ching, Julia. 1998. *The Butterfly Healing: A Life between East and West*. Maryknoll, N.Y.: Orbis; Toronto: Novalis. (《秦家懿自選集》中提供的中文書名為：《蝶影浮光》)
- Ching, Julia. 2000. *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Chu Hs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中譯本：秦家懿著，曹劍波譯，《朱熹的宗教思想》，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
- Cornille, Catherine, ed. 2002. *Many Mansions? Multiple Religious Belonging and Christian Identity*. Maryknoll, N.Y.: Orbis.
- Kalra, V. S., R. Kaur and J. Hutnyk 著，陳以新譯 2008 《離散與混雜》，臺北：韋伯文化出版公司。
- Mungello, David E. 1985.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Onions, C. T., ed. 1966.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Etymolog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Rohmann, Klaus. 1999-2000. "Nicholas of Cusa: His Idea of the Coincidence of Opposites and the Concept of Unity in Unification Thought." *Journal of Unification Studies* 3: 117-129.
- Zellinger, Eduard, ed. 1960. *Cusanus-Konkordanz: Unter Zugrundelegung der philosophischen und der bedeutendsten theologischen Werk*. München: Max Hueber Verlag.

Writing Home from Afar: Julia Ching's Nostalgic Writing and Her Identity as a Confucian Christian in Diaspora

Pan Feng-chuan*

Abstract

Centering on her published work, this paper discusses Julia Ching's 秦家懿 (1934-2001) sinology, reconstructing her academic and spiritual journey under four themes: dual identity, double nostalgia, diaspora and return, and metamorphosis. Ching's nostalgia is both cultural and religious. As an overseas Chinese, she is far from China, her Earthly home; yet as a Christian, she is merely sojourning on Earth, separated from Heaven. She is a Confucian Christian in diaspora, residing in a distant country and studying the culture from which she came. Having this dual identity, Ching is simultaneously both close to and distant from the object of her research. Her sinology becomes a form of nostalgic writing. Faced with the scattering of Chinese tradition and of modern Confucian scholars, as a traveler in foreign lands she uses her writing to telegraph home her melancholy feelings about China, her homeland, and searches for life's meaning in East-West religious dialogue. Though living in the world, she "live(s) like it's Heaven on Earth."

Keywords: Julia Ching 秦家懿, nostalgia, diaspora, Confucian, Christian, overseas Chinese

* Pan Feng-chua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